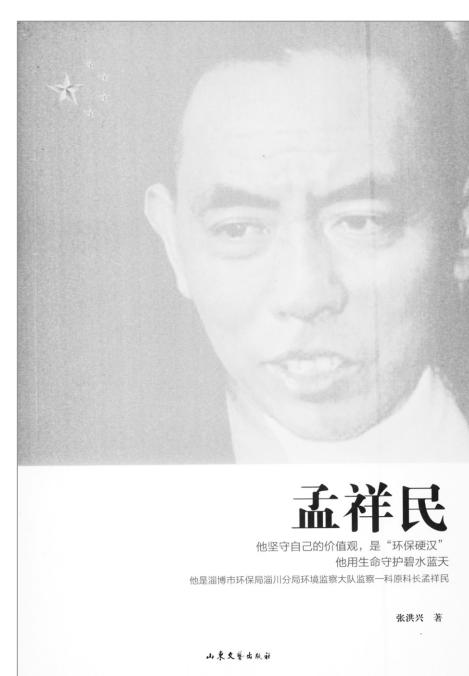


▼三昧斋

现实与超越

□张方明



1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什么都可以缺,但惟一不能缺的是魂,是精神,是承载着这种魂、这种精神的人。这种人,我们习惯于称他们为“英雄”。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不乏这种“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族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而他们正是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灭的脊梁”(鲁迅语)。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堪称“脊梁”的英雄人物一刻也不曾缺失,即如近年来,抗击“非典”战役中,无数医护工作者用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谱写了最华美的生命乐章,有些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杨利伟只身进入太空,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新纪元。还有大地震中抢险的人们,反腐败恶爱民的桩桩动人故事,让国旗屡屡升起的奥运健儿,他们哪一个不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灵震撼?他们当然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可以说,当今时代许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耕耘,以不同方式参与着这段伟大历史的书写,英雄不是没有,而只能是更多。于是,一系列崭新的不同于过往时代的英雄形象得以呈现于近年的文艺作品中,于是,一个个“孟祥民”相继诞生,成为时代的楷模。

2 人人皆有英雄情结。当今时代,仍然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既需要仰视、远视和膜拜的英雄,更需要使人感到亲切的身边英雄。所谓“完美”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离人们太远、太不真实的文学英雄,人们只能欣赏,却并不感到亲近。

在人们的精神追求更多趋于现实化、庸俗化、实用化的时候,唤起人们的英雄情结无疑成为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在展示和批判现实生活以及人性缺憾的同时,也可以弥补生活的缺憾,向人们展现一种更理想更完美生活和人性。越是社会转型期,越是人们精神上陷入迷茫,人性的被遮掩、人性中善的美的光辉逐渐暗淡的时候,越是需要英雄传奇在他们心中唤起那种久违的崇高和感

人有现实的物质享受欲,也有依赖想象生活的精神享受欲。他们渴望文学作品的引领,渴望超越现实的生活,渴望理想化的生活。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弘扬人性中的善和美,这个时代的精神需要被一种崇高和伟大所引领,使人再次拥有神性的光辉,这应该是一个有良知作家的社会担当。人性中有着善和美,也有着丑和恶,写人性中的什么和怎样去写人性,弘扬什么和贬斥什么,这是考验一个作家良知的问题。作家张洪兴勇敢地担当起这份责任,他创作的《孟祥民》用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来介入现实生活,既符合人们对人生楷模的审美需求,也有益于引领时代的道德情操精神走向。

4 每个人的“基因”中都有“英雄因子”。当一个人的“英雄因子”相对聚集较多时,他就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英雄”。“英雄”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英雄人物就作为追求更高、更完美的精神境界的象征而为人们所崇敬。如果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思议的民族,那么一个没有英雄人物形象的时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英雄人物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滚烫的热血中也涌动着七情六欲,也有人之常情。

张洪兴笔下的英雄孟祥民,也有父母需要孝顺,有妻子需要陪伴,有儿女需要养育,有同学、同事、亲友需要往来。他有空也会回家做饭,陪女儿做做游戏,探望探望老人,陪妻子聊聊天,结婚纪念日给纪念树浇浇水,给妻子、女儿过生日,为女儿记了厚厚的四本成长日记。他还会做棉被,会摊煎饼……

他所以成为时代楷模,成为时代英雄,是因为在他的身上,积聚了常人达不到的更多的“英雄因子”:执行法纪不打折扣,不会变通;在被毒打的情况下毫不妥协;在种种诱惑(如:给他下岗的妻子安排工作,以送助学金名义送钱,请客吃饭等)面前不为所动;人性化的执法,对污染企业不是简单的关停完事,

而是帮企业想办法——转产、上项目、技术改造;在病魔肆虐的状态下,仍然忠于职守……

5 当今社会,一次次的思想启蒙运动,现代信息传输方式的革命化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所有人无论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评价已从过去有意识或无意识设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独立的个体认知和评价构成“多元”的“每一元”,在与其他“诸元”的冲突中总会坚持自己的认知尺度和价值标准,这也意味着“每一元”都会有自己的英雄。这是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前提,同时也给现代文学家们塑造具有时代感、普世感的英雄人物带来了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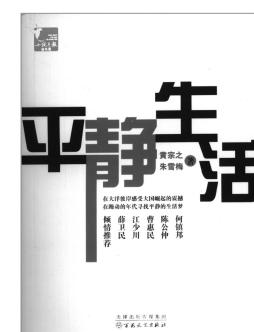
一个时代要健康和谐地发展,必须需要足以沟通各“元”的核心价值观念,而这正是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最为重要的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在多元中寻求统一与沟通的时代,需要将多元整合为一个有序的活体的时代。这种统一、沟通与整合的工作在文学中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正面的、健康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

英雄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时代背景,在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时代,涌现出来的往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作家们对这类英雄的塑造轻车熟路,驾轻就熟;如何表现和平时期的英雄,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新课题。张洪兴创作的《孟祥民》,在平凡中见不平凡,在琐屑中见崇高,在熟视无睹中见精神,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可亲的新时代的英雄。

社会的进步单靠个别的英雄是不行的。《孟祥民》的现实意义在于,它可以唤醒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的“英雄因子”。这种“英雄因子”逐渐被唤醒、逐渐增多,必然会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时代发展正能量,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向更为高级的形态发展。

(《孟祥民》,张洪兴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美】黄宗之
朱雪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两位作者是旅美华人,又是伉俪。小说讲述了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杨帆在导师的指导下,为撰写博士论文而收集研究资料,走访了回到国内和继续留在美国生活的三个华人家庭,从而寻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故事。通过“海归”与“海不归”者的内心矛盾、挣扎、困惑、焦虑和反思,揭示出我们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和平静的心态面对人生的哲理,同时也折射出中国近3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大国崛起过程中产生的世界性影响。

《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

李登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84岁的郭连贻是一位生长在乡野的饱学之士,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而这也正是他艺术创作得天独厚的资本。他游移于稼穡笔墨之间,甘于寂寞和清贫,类似深山里的隐士,但他的学问、品行、君子风范吸引了众多同道,成为一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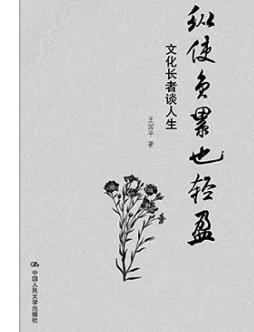
一代代乡贤以令人钦佩的智慧、热忱和辛勤劳动,培育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他们又像一盏盏明灯,引领着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在文明进程中不停行走。

该书以郭连贻为中心,雕塑了一组乡贤的群像,着力表现了乡贤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通过“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浓厚的文化符号,反映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该书不满足于讲述传奇故事,而是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精神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其内心冲突,灵魂的挣扎,富有人性深度和思想深度。

《纵使负累也轻盈》

王国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13位老人,故去的,历经了百年风霜的击打;健在的,也刻下了越过八旬的年轮。他们大多没有显赫的声名,却在自己的领地默默深耕,捧出了他们全部的智慧才华,铸就了属于他们的人生传奇,并最终汇入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

经由作者的“穿针引线”,他们相聚在这本小书里,回望漫漫人生路,卸下各自的“负累”,笑谈过往的岁月,畅想明天的风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个“轻盈”的身姿。

《大唐英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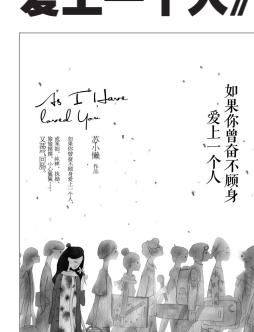
于赓哲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凌烟阁是唐代长安城太极宫的一座阁楼,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24位在建朝和玄武门事变中建立功勋的功臣的画像悬挂在阁中,用以标榜功劳,激励后进。所以后世文学语言中“凌烟阁”成了“建功立业”的代名词。之后,陆续有功臣被添补到凌烟阁中,如郭子仪、李光弼、张九龄、马遂等,总数最终达到了100人以上。这部书以“凌烟阁”为主线,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20余位人物加以介绍,贯穿整个唐朝历史,为治国兴邦,为人处世提供借鉴。

《如果你曾奋不顾身爱上一个人》

苏小懒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本书是青春作家苏小懒沉潜3年之后的全新作品。作品以女大学生别琼走上社会后的恋爱与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个温暖又虐心的爱情故事,将女性对于爱情、婚姻、人生的成长感悟娓娓道来。小说情节曲折动人,传达出震撼人心的爱情正能量。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虽然以温暖和治愈为主题,却毫不回避地呈现出许多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读来引人深思。

在生活中张扬叙事的力量

□北 乔

他笔下人物的生活细节饱满而鲜活,但似乎都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古铜色,如同被时光老化的旧电影。比如《老桂家的鱼》中的老桂,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可我们就是感觉相当遥远。而《绿皮车》中那些生活场景,我们是那样熟悉,但好像又十分陌生。《抄家》《1978年发现的借条》等,故事已经过去,可种种的细节依然在当下活跃。

因而,他的作品给予我们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有时我们明明被他带到了生活现场,可我们总感觉是旁观者;有时我们似乎处于很遥远的此时,可以内心早已抵达他笔下的世界。我们总是不断地发问,南翔是在提取生活元素进行写作,还是在想象中体验生活?如此种种,既刺激了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又丰富了作品的叙事,提升了小说的品质。

熟悉的陌生与陌生化的熟悉,赋予南翔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特质。原本实在的生活,成为泛黄的记忆。那些本该固化为记忆的东西,却涌动于生命之河中。这样的叙事,具有象征性的意味,更有某种寓言式的可能。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无法告别的父亲》中找到答案。从家族伦理到民族伦理,从个体的生存到人类的文明史,父亲,本身就具有强大而显著的文化意味。许多时候,我们



但无法告别父亲,而且也绝不能告别父亲。老桂一家可以失去家园,但那种温情不能干涸,那份对于家族的责任丢不得。老桂与老伴表达的方式相差很大,但对于子女的关爱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是油然而生的责任,在整个社会,也是一种不可缺失的传承。绿皮车可以成为历史,但荡漾于那狭窄空间的温暖,我们千万不能告别。绿皮车只是一个物化的空间,空间的转换不能成为我们心灵扭曲和精神异化的借口。我们在残害大自然,糟蹋我们的家园,带来的恶果不仅是物质性的荒芜,更多是心灵和精神上的沙漠化。后者远比前者更可怕。推而及之,我们可以忘记或忽略某个群体、某个时空,但不能漠视他们的生命与情感,践踏他们的尊严与精神。《无法告别的父亲》中的“我”无法从生命与精神上剔除父亲的遗传与影响,这只是纵向性的承继。而之于我们的生存与生活,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决裂历史,斩断未来,在人与人、不同的领域和群体间竖起高墙,让我们只有孤岛式的此时此地。

南翔以他的叙事传达一个观念,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肉体、文化、情感、精神,人类与自然,所有的这一切,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体。从这一意义上说,南翔在进行宏大主题叙事,其中的关键词是“尊重”与“交流”。我们当忠实地与历史和未来对话,当尊重自然,学会聆听大自然的心跳,与大自然亲和地交流。我们更应该尊重所有人的生存、生命和生活,亲近地品味他们情感和精神上的光芒。

(《绿皮车》,南翔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